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

抗戰中地上防空部隊之戰蹟第一輯

黃鎮球



保護首都「我們來試第一砲」

鐵魂

「八·一三」淞戰後兩日，是敵機首次造犯首都的一天，同時是首都地上防空部隊首創紀錄的一天。

「我們來試第一砲」，這話看來很英勇，實則也很沉痛。絲毫沒有實戰經驗，此時就要為保衛首都來「試第一砲了」。而敵人使我們連惶懼的餘暇都不能有，只教我們在戰鬥中成長起來，我們就只好不去惶懼，只好成長起來！

南京首次空防戰鬥，確是繪成一幅色調強烈的圖畫，使人驚心動魄。「擊下寇機六架」，這是地上防空部隊與英勇的空軍合力演出的喜劇，也使人驚心動魄。

黃鎮球

「八月十五日」。

這是一個悲壯的興奮的日子，在祖國的領空上，在祖國的歷史上，開始被深刻的有力的劃下了一條光榮、燦爛、美的痕跡，粉碎了「木蘭潭」的驕橫，粉碎了敵人的野心，喚起了祖國的熊熊烈火，驚醒了紙醉金迷的國夢；在另一方面，也更震動了全世界的視聽，轉變了全世界的輿論，激起了廣大同情；好感與慰藉，如一束人的光芒，放射到東方，一個為着世界的和平，世界的正義，世界的人道，在暴風雨的侵蝕中和強寇作着壯烈的抵抗。

那個生動的偉大的場面，在抗戰正在猛烈的進行中，敵機到處肆虐着，今日回憶起來，只要一閉眼，靜靜地一思索，意識的經驗，馬上會在腦海中似般電影地一幕幕的蘇醒過來，活躍起來，生動起來！我深深地記得那是一個冷靜的午後，我更深深地記得還是一個細雨濛濛的大霧天。

時間是一點二十分的光景。

保護首都「我們來試第一砲」

抗戰中地上防空部隊之戰績

使任何人感到生疏的隔膜的憎厭的警報，在淒風苦雨中，開始悲鳴起來，尤其是大校場——空軍總站——附近的軍

聲器，特別的尖銳刺耳，「嗚啊！嗚啊！」慘切的悲壯的傳播在陰沉的空氣中。

在空中「驅逐機」一架一架的上昇着，騰雲駕霧的在雲海中盤旋着，搜索着。在地上英勇的高射砲戰士開始在陣地活躍起來——砲彈一顆顆的入了膛，巨大的砲口向低壓的卷雲層吐着氣，猙獰得彷彿像一匹餓虎，耽耽的在等待着「食糧」的到來！

十分鐘：緊急警報發了！

空軍指揮部來了滴鈴鈴的電話，報告着十六架龐大的怪物已超過過句容的上空了！這消息令人興奮，同時也令人感着新奇。破天荒的第一次，一種異樣的心情抓住了每一個戰士。負有盛名的高射砲手，渾身叫做黑風風的老邱坐上了砲位，毛手雨一絲絲一縷縷在他面前籠罩着，他睜大着一雙怪眼，仰着頭，對着灰暗的天空喃喃着說：「來吧！快來吧！餓着肚皮在期待着你們呢！」

好久好久，「嗚嗚」的怪音，開始由遠方傳入人們的耳鼓，霎時重，霎時輕，灰色的雲層又密佈着，使人辨不清確定的方向，使人不能判斷到底是敵機是我機：一會，七架巨型的轟炸機似牛般的在金陵兵工廠上面出現了！機身掠得低低的，使人有些不敢相信這是敵機，始終不能察覺着精密的測測鏡，一下子就給證明了！

「敵機！敵機！機翼有雷藥！」

「我們來試第一砲！」一聲聲催促着！

於是，銀也似的大砲，似穿梭般的向機羣採取了攻勢，給一個迎頭的痛擊，這裏砲彈一發吼，偉大的場面也隨即展開，整個寂靜的全市，剎時響徹了雷聲，五音山，雨花台，而金山以及所有的平地都吼了！大砲的隆隆聲，機槍的格格聲，數百條火的激流，彷彿像爆竹般的四射着，炸點大的小的，激盪了空際，緊緊地跟隨着敵機，在機身的周圍炸裂着，震盪着。

下蛋，機槍惶惶彈了，機身左右一幌，幾十顆小型的炸彈似流星般的降落在光華門內的明故宫飛機場，接着「隆隆」的似地震般的爆裂，一股股的黑煙，衝上了雲霄，灰白色的雲霧，開始被渲染了一層更灰色的面網。

投完了彈了，七架敵機往上升一鑽，就消失在雲霧中，但另外的九架密集着隊形出現在紫金山的上空開始向大校場

偷襲了，這次大概以前的七架那裏得了教訓，上昇得比較高一點。但沒有放鬆一步，砲火比前更密集更緊逼得厲害，牠亦彷彿不甘示弱，作着最後的掙扎，得得的用機槍向下掃射着，漸漸的，飛機臨到陣地上方。砲！變成了九十度的死角，大家只有咬着牙，睜着眼睛望着牠，在頭頂上刺刺的作着怪響，風！被一種力量壓得使人感到有般特別的潛力，由事實告訴：這是炸彈九顧無疑了！

臥倒！大家滿的熱練的撲了下去。

炸彈降臨了！在大校場上，在稻田中，在小街上，更還有幾顆落入了相距陣地不到五十公尺的小河中，火藥味瀰漫着周圍，旁邊一所草屋被火舌饕餮地伸展着，一幅戰爭的圖畫擺列在大家的面前。地在顫動着，彷彿像彈性般的使以在地上的人，在無意中跳了跳，破片，發出尖銳的音調在頭上飛過，泥土被播揚着，水花飛濺着，泥濘的滿了一陣地，每人臉上升起一分不出所料是泥，那是衣，活像從地窟的土坑中爬出來一樣。心弦震動了！憤怒的情緒被激發得像一匹受了傷的野獸，失了羈的馬。

「頂住牠的尾巴！」

黑旋風重新爬上了陣位，大喊着：於是白色的火球第二次怒吼了起來，衝去！衝去！包圍！包圍！機羣動搖了！突然，在左方一架「霍克」單槳四馬，勇敢地掠了過來！「砲機合作」一個信號，高射砲靈活地停止了。機槳刀直

入的拉起機頭衝上去，一個個子翻身，「格、格、格、格」上掃下掃，橫射側射，已經被砲火受重傷的蠢物，支持不住了！當中的一架指揮機開始洩了氣，在尾巴上更拖上了一條灰白色的尾巴，慢了！鼓着笨重的翼子彷彿倦了！其餘的這機恐怕遭着同樣的命運，隊形利時疏散開來，這一架就孤另另的怪凄切的，一個尾旋，作了異鄉的孤鬼，把它送上了望鄉台！

大概是彈丸告盡吧？霍克機再不拉起機頭去頂尾巴了，牠只是得意洋洋地「軋軋軋」的監視着牠那塊已抓到手的肥

肉：

「好傢伙！看我！」黑旋風不耐煩了，於是：砲火又在空中展開着，炸點不用分說，毫不留情地又包圍了機羣。

「彈着點很好」，觀測鏡報着：

「一架 二架」

保護首都「我們來試第一砲」

抗戰中地上防空部隊之戰蹟

「怎麼樣？」在旁邊指揮的老顧問着：

「搖搖擺擺的彷彿失了重心，受了傷！」

「標準能吊下三五架來，否則：怎能飛到台灣呢？」

老顧問逐漸開的笑說，但話還沒有完，就被另一個歡悅的洪亮的音調掩蓋住了

「一架！一架！」

「高射砲開紀錄了！」

望望紫金山青翠的山峯，當敵機臨邊時，靠東一隊的右邊一架，又在尾巴上洩了氣，慢吞吞地還勉強和死神作着最

後幾分鐘的掙扎，但顯然的又將牠的骸骨埋葬在皇國的險境了！

二十分鐘後，警報解除了！滿地充滿着一股新生的朝氣，街頭巷尾沸騰着躍躍着，人力車，自行車，流線型的汽車

，更還有軍用的二輪車，三輪車，長長的擁擠得似一條蛇，「看敵機去！」他們底聲浪是「看敵機去！」

第二次滴鈴鈴的電話車帶來了興奮的消息：「報告好消息，擊下寇機六架！」

戰士們在興奮中更加上了興奮，快樂得跳起來！喊起來！

在連帳中，戰士們應該休息了，他們慶祝這可紀念的八月十五日，閒散地圍坐在一塊，互相地碰着酒杯，祝着光榮

的勝利：

「同志們！木更津粉碎了！」

「來！再來一杯！」

「再給他一個粉碎！」

「粉碎！粉碎！機毀他！」

大家舉起來了鐵一般的拳頭，如春雷般地吐出洪亮的，堅決的熱烈的喊聲！

「保衛我們祖國的領空！」

怒吼吧！高射砲！

東綫作戰

砲四一團第四連

砲兵第四十一團第一營第四連之血戰東綫，嚴格來說，便是推進南翔，掩護山野砲兵作戰之一役；雖然祇這一役，却為地上防空部隊抗戰以來典型的戰鬥。

敵機三次來襲，便三次予以打擊，每打擊一次，都殲滅一架；每殲滅一架，都是迎頭打下。這一種勇邁精神，這一種精嫺學術，都值得全校各部隊學習。

及後轉進，是無比艱苦的，從南翔到南京，徐州，鄭州，漢口，而至長沙。單是修橋補路來運輸火砲，已累積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可以成為今後減輕艱苦，避免損害，增大戰果的一種保證！

黃鎮球

(一)

抗戰烽火從蘆溝橋蔓延到八字橋，接着東綫成了燎原。一方面是慘酷，殘忍，獸性；一方面卻英勇，正義，壯烈，秋海棠葉標兒的版圖，每個角落沸騰了抗戰的鮮血，四萬萬五千萬顆心，在緊張地跳動。

三個多月淞滬一隅的序幕戰，展開了東綫的全面，倭寇藉藉優勢的軍備，海陸猛烈的砲火，作瘋狂的進犯；大批的飛機，正向我前後方慘酷地轟炸。因為前線山野砲給敵人強力的回擊，敵機便把那砲兵陣地看成最重要的目標。為了掩護砲兵作戰，高射砲第四十一團第一營第四連的一羣健兒，向光榮神聖的東戰場疾進了！

出發的命令到了，健兒們聽到了這消息，無不精神百倍，喜於色，忙着準備開動。大家把彈藥，器材，被服齊齊整齊的排在上車的地點。等一切準備妥當，就開始依火砲，彈藥，器材，裝具的次序，向和平門車站輸送，經過了幾次的來回，運輸完畢。直到我們上了火車，夜已經深沉了。

十月六日的清晨，汽笛嗚嗚的叫着，車輪在轉動，浩浩蕩蕩向東戰線進發了。車頭車尾都站了雄糾糾的哨兵，睜大

了眼睛，凝視着空際，手裏緊緊扣着一對小旗子。火炮在平車上筆直的站着，裝出要射擊的樣子。十時車到了丹陽站，突然傳來一陣尖厲的怪聲，大家聽得是警，砲正磨拳擦掌的準備射擊，不料九架敵機很乖覺，只從五千公尺的高空飛掠而過。「便宜它們，砲手似帶着失望的精英說。不多久警報解除了，傍晚接着又來了一次，並未見着敵機，健兒們忙着造飯，火車搖搖擺擺的已過過了夜。巨幕下。

七日的大清晨，火車停在水陽港，車路給車，擁塞起來，敵機總要乘人之危老在那邊旋威脅。健兒們只好歇下二天。八日上午四時到了蘇州站，站員用喜悅來幫助他們，很快的把平車拖入特別站台，火炮，彈藥，器材，排起隊兒跳下了車廂，火炮首先在車站附近，進入臨時陣地，彈藥，器材，都運到西園寺去安放，排長馬錫跟去管理。下午十點鐘，團長來了命令：「第二排會排以震率火炮二門，限明（九）日拂曉到達南翔馬陸鎮附近，佔領陣地，担任前線防空」，連長文田小心的把車輛檢查過了，便和營排長整隊，由公路向南翔駛進。

這時蘇州的隊伍就留給第一排去担任。

天雨淋漓，道路泥濘，當他們滑到了馬陸鎮已是九日的早上五點鐘了。公路上堆滿黃泥，火炮，擡得插身不下，祇好在公路兩側做了臨時陣地，大家忙着一捆一捆的把道路修好，費盡半日的苦工，才把火炮推到離馬陸鎮一千公尺那邊，進入陣地。

通信網很快的建立起來，與指揮部得了通信聯絡。

弟兄們抱着火炮，拿了布地把細細密擦拭；這邊又趕着打整內務清潔，那邊又催着去構築掩體，忙來忙去，一天的時光溜過了。

從南京到這兒，經過了六天的行軍，眼看前途的民衆，替軍陳燒茶送飯，運輸担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很奮勇的幫助工作，處處表現着軍民合作，同仇敵愾的新氣象。

天氣漸漸的明朗，敵機就開始地襲，健兒們神聖的使命，從此也就開始了。十三日上午七時半的時候，在遠遠地發來了哄！哄！哄！的聲音，這種怪聲音，他們在南京早已聽慣了的，雖則沒有警報預先通知，可是在他們聽力判別下來，還要比警報來得準確，誰也不再遲疑，跳進了陣地。

聲音近了，九架重轟炸機出現在友軍砲兵陣地上空，沒有進入火炮威力圈內，祇好靜待時機，不發虛彈。寇機反覆

守紀律，
和愛護民
衆的軍隊
，一定會
得到民衆
的幫助。

我們也不
學敵人的
狡猾——
二味驕傲

讀大家多
多討論作

盤旋，拋下了炸彈，才飛到這高射砲的陣地上空來，在二千八百公尺多的高空掠過。火砲憤怒起來，噴出流星似的砲彈，直向機羣穿過，寇機慌亂地，把隊，疏開，攔截高的讓層去了！

先前的轟炸機嚇得心驚胆戰，暫時不敢來了。十月十四日上午九時，只有三架水敵機，恃着身子輕巧，飛到陣地附近，傲慢地兜圈子，火砲，它不過，悍暴地叫起來，「轟轟轟！」「轟轟轟！」一架最驕傲的變及最倒楣的了，給火砲射中了腰子，看它搖搖擺擺的支撐不住，掉了下來。還要落到鬼子的陣地，給鬼子們看了伸伸舌頭。

不知道是來復仇，還是走避死，十九日的那天，氣候特別的好，藍色的天空澄明得似秋水一般，你看俄艦多麼歡喜這日子？——就了偵察機，偵着，架轟炸機，更番猛炸，那高射砲部隊的英勇健兒，毫不顧身，冒着炸彈，猛射擊。砲彈在俄艦的頭上，突，追着的，股。一聲，一聲，俄艦捫一捫嘴巴，翻一個筋斗，拖着煙的烟火像一隻大蠶星一般，緩緩的落向南翔方面去了。健兒們帶着去追尋那俄艦的骷髏。

健兒們分辨得出那是九六式愛和轟炸機，雖然只留了一排，大家要拖出一隻軍的飛將軍——來看看驕傲的臉相，可憐只剩得幾塊肉呢！健兒們笑嘻嘻了殘廢之圖和武裝，帶着繳呈職區長官司令部。

火砲，得久了要把陣地換一丁子，健兒們，搬，搬就搬到南翔附近早已預備好了的新陣地。

二十二日太陽掛在正中，敵重轟炸機架架氣忿忿的直撲火砲的老家，狠命的撒下十來個巨彈，轟轟轟！健兒們，機上的鬼子得意揚揚，裝出一副，的，繞過南翔了。火砲要偷笑一四也來不及，忙着把砲彈射出去。機這番碰了一鼻子灰，又不好登時退出，便強作大，頭上俯衝下來，肚裏的炸彈還沒有放下，心窩一經一點砲彈穿上，呱的一叫，正要運命，可是，淋淋的，卻不動了。接着友軍的步兵陣地上動起來，吵鬧着，按，那俄艦的殘骸剝皮拆骨，過了幾，火砲又搬了家，在八十三號橋附近住了。

從十月二十八日到十一月七日，是天空的太平日子。雨是在連綿的下個不停，偶然停一會兒，依然黑雲滿天，一兩隻可憐的敵機，像鴿子一樣，開了兩機作短短的飛翔，健兒們和火砲都得了空，火砲痛快的洗澡了。

夜臨靜的來了，健兒們圍聚在一起。

「奶奶！不曉得怎麼搞的，一坐在坐墊上，任他一千架敵機，在頭上丟炸彈，一點兒都不怕！可是一下來就不成！……有的說迎頭飛機，臨近飛行打不得。放他的屁，這次我們在馬陸鎮，在南翔……還有那第一排在崑山，難道不

戰的經驗
• 還要用
小組會議
的方式經
常舉行。

都是迎頭打下的麼？哼！一點兒危險都沒有——「砲手下士鄭書奎操着十足的北方口音，歪着頭頸，恨恨的說。——他在興奮的時候，講話往往如此，顯得又堅毅又沉着。

「射擊的時候，真要有十足的沉着——和平時演習一模一樣心地活潑潑的，眼心手足連作一貫，還要和砲手們協同起來包你一擊便中！我在南翔發了三顆砲彈，打落一架四個發動機的寇機，就是這樣子——慌張固然不好，太緊張也不行……」

「湘西籍的下士楊仁傑，老氣橫秋的哼着教訓的語調。
「只要聽了第一次的距離報告，把提前量修正了，以後便可依修正量的指算而加減」。砲手周松榮剛說着，觀測手謝道雲便搶着說：

「測高鏡要時常規正，便可消滅誤差。……」

「三七砲在我國現在交通狀況下，雖然感到笨一點，可是如果是一重整運內武器掩護一個目標，就真不能担保絕對不給轟炸，但每次敵機的來襲，一定能够索回相當的代價，是敢說的——」會排長以頗用很有把握的口吻說着，眼睛着遠處。

連長微微的在點頭：「有了好武器還得有我們這般好弟兄呢！」臉上鋪滿了笑容，歡快從他的心底溢出來。
夜在繼續着它原來的行蹤，帶來了初冬的寒風，戰士們打了一個寒戰，有幾個聳了一聳肩子。

「還是明天再談吧！」

「明天再來一個！」

「不，明天再弄他一架！」

(二)

八日，太陽羞慚地露出了柔和的光芒，薄雲襯托在藍布色的天空，給怕羞的太陽，披上了一層輕紗。連長便踏着這煦和的陽光，上蘇州去見他的團長。下午四時，湊巧彈藥排有卅卡車到崑山去運子彈，連長跳上了車子，車子哼的一響前進了。跑了三十里的光景，車子忽然拋錨了，機械士馬上拿出了他的工具，經過三番四復修理，才勉強鼓起了喘息的行動，來繼續它未完的途程。

「部下級要
禮，上級
對下級
應禮待
，才能達
到精誠團
結，上下
一心。願
更令我
同志勇
於封同志

「這部「二四」號車子，是本團的水車，駕駛汽車的最老資格。」
沉默寡言的駕駛兵他一面不停的開駛，一面對車子發出同情的慨嘆！
大自然披上了黑衣，汽車仍慢慢吞吞地吃力前進，在濃重的黑暗中，沿途不斷的部隊，一團一團的和車子同一的方向前進。很整齊，很有秩序，在喧嘩的口音中，那部隊大概是北方的多。並不奇怪，在觀空欄欄弱下的抗戰，夜的世界，便是我們部隊調動補充的絕好時機。

不，下午八點鐘到了崑山。連長先去見封營長，報告些前方的情況。營長很客氣的訓勉有嘉，臨別的時候，把連長出門外，深深的作告別禮，更顯得恭謙，竟成了習給他追念的幻影。他們別後的第四天，封營長便忠勇的殉職了。
在晨光稀微中，連長起來視察第一排陣地，對官兵訓勉一番，方坐了卡車向蘇州進發。今天運氣幸運，車子開得很快，又沒有毛病，離中午不遠，到了蘇州。蘇州雖然常遭轟炸，總比前方安全得多。肚子餓了，隨便吃了一頓飯，就去找晉謁團長。在一間陳設簡單的屋子裏，團長的莊嚴的臉上，現出了微微地笑容，越發顯得和藹，他用親切的目光撫摸著連長的面龐：

「你連的成績很好，能於短促的時間，擊落了幾架敵機。很不錯！很不錯！」

這時田營長林營長都在那里坐著。連長慢慢把連上困難情形，逐一報告：

「一、牽引車壞了兩部，已送團部修理，其餘的兩部，也祇能作短距離拉砲，如果遠距離行動，便極感困難，請設法補充。」

「二、駕駛兵現僅三名，不敷應用，請撥補數名。」

「三、請團部補充一部汽車零件。」

團長聽取了報告，毫不猶豫的答復著：

「一、這次戰爭，是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決鬥，非萬不得已，絕無有隨便撤退，縱因戰略關係要轉進，也須很慎重的！」

「二、牽引車團部不敷分配，日下無法補充。駕駛兵汽車零件已電 教座設法補充。」
連長聽了這話也知道實際的困難。「是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決鬥，絕沒有隨便撤退……」強而有力的話，給他堅定

了沉毅的心，他便辭去。午後四時，車子在一點鐘內飛逝過去，回到了皖山。

天氣仍是那樣晴和，預備晚飯後，回到前方。但是兩點多鐘的左右，接到了吳連附吳伯派來的傳令兵高至光送來的

報告：

「一、本連奉砲四團孔團長令，須於九日晚在錫公路之第八十一號橋樑，選擇陣地，并限同日晚變換完畢。

二、職守於是晚變換，惟敵機施行夜襲，牽引車無法開燈，致腹脫落，請連帶機械士前來修理。」

他看了這個報告，很不安心狐疑着：難道戰局有變化？為什麼吳連附却又未提及呢？他便叫彈藥排，將砲彈及兩個預備砲管裝車，帶着機械士及砲兵開車前進。不料行中途，爆的一聲，卡車的後胎，炸壞了一個，又沒有預備輪胎，祇好請它負創前進了！

太陽漸漸地跑進了遠的山頭，公路上細長而模糊的人影，黑浪似的洶湧下來。步兵，炮兵，機械化軍兵，男男女女的難民，充塞了長闊的大路，人喊馬嘶，整個的空間震動了，微弱的餘暉，已被黑暗吞蝕，往來的汽車燈，結成了一道光虹，透見每個戰士及難民的臉，却顯得一種淒慘的樣子。

皖山到前方，不過六十英里，可是負創的車子，竟費了五個小時的氣力。天哪！一到前方連附便把情況簡略的向他報告，他渾身連附到後方請調車輛。

緊密的槍聲，漸漸的山近，流星似的紅光砲彈，直飛過他們的陣地，田野裏，樹林內，圓圈的黑影，旋風似的捲來。陣地左邊響起了步槍手槍的交互聲，接着後面也起了連珠的槍聲，漢奸們紅綠的信號槍，在四處飛射，風捲的風團頓時也起了震動。這時他們也弄不清楚，因為情況不明，聯絡也中斷，他們像置身奔騰澎湃的海浪中一樣，弟兄們也不免被惡浪攪動了靜寂的心。

「左翼是火砲的追擊，右翼仍是拚命的攻擊。」

「那裏的黑影，你們看不是在跑嗎！」

「那裏還有燈光，輕的，真沒有軍事常識。……」

情勢是千鈞一髮的緊要，他們所掩護的山野砲兵却早已撤收了。然而這鳳毛麟角的「國寶」笨重高射武器，尙默然地挺立於危亂之境，可憐的這一羣伙伴們，要籌算着如何救它出險，但當未接到指揮官的任何命令！又只有嚴守陣地

是一個弟兄找到了兩個南瓜，也許還是留著來年做種子的。假使南瓜無情變的實熟了，大家分吃了一些。

睡神籠罩了每個疲勞的身軀，全屋子好似獄廟裏十段東西全的泥菩薩。惡作劇的晴天，竟與敵人以活動的機會，兩架三架架機似的倏然水上飛機驚天地驚擾了每個甜密的夢。

轟轟……地互響，使全屋子的人，迅速從夢裏跳起，可憐一個彈丸的村莊，竟被鬼子扔下兩炸彈。接着一陣嘩……的掃射，他們總算是叨天之福，官其一一個沒有傷亡，只是衣軍帽炸了幾個同志。

左翼的歸路，只有兩條，一條是京滬地，這路早就破壞了，其餘就是這條絕無備有的公路了，敵機要來這邊轟炸，當然不是偶然的。

太陽已經伸過了腰，樹影也倒下了片面，時針正指在三點，突然響起了緊密的槍砲聲，掩蔽在各村的士兵，都很敏捷的離開了目標顯著的那些村莊；顯上的飛機，又在逞兇了。這時他們便顧不了一切，大家齊騰騰向火砲堆拉前進。

沉靜的排長曾以震，一聲不響，專注了全副的精神，協同弟兄們推拉前進，可是彈浪疊疊的公路，是不容許他們長驅直入的，一個不留心，便會有顛覆的危險。會排長督着敵機的掃射，勇敢的把手擎開，指揮着弟兄們執行更長的痛苦任務。地上的挖士，担抬的担抬，大家都很吃力的工作着，因了混亂的擁擠，遲緩了工作，使他們接受着更長的痛苦。一顆彈坑的填平，至少要二三十分鐘，可是那些像展覽一樣排列的彈痕，填一個又一個，這筆怨仇，戰士們殷殷地期望着償還！無奈新填的土是鬆的，把這笨重的火砲在上面推讓而過，輪子便向下深陷，用人力推起來又很費力的。如果用力不均，就會馬上翻倒，說不定弟兄們也有被輾斃的危險。沿途他們也見了炸死壓死的零碎尸身，但是每個人都沒有餘暇想自己的生命，因為他們的生命都寄託在火砲的身上。

當到達峨山約十五華里的青陽港上，便看見先走的那門火砲及「二四」號卡車停在一邊，都發生了毛病，真倒黴，為何這樣湊巧？

會排長仍拿出了他的堅毅的精神，協同砲手一門一門地用人力的馬運。拖到峨山。彈藥排的弟兄們，也發揮了碼頭工人特有的精神，在一次一次的搬運砲彈，砲管，他們有了疲勞，沒有怨言，一直工作到深夜的十一時。

剩下來派引車卡車，連長便派人看守，只好到蘇州去另想辦法。

原駐在峨山的第三排，在十一日，奉了團長命令，開往常州担任勤務去了，大家便沒有見面。

十二日降雨的天氣，變換了一幅四天來連續的佈景：冷靜，凝沉，這應該不是江南的冬天。這第四連原奉的命令，是在崑山待命。當他們到達崑山的時候，連長便到處打聽各級指揮官的行蹤，請示今後的任務。可是經過了六個鐘頭，毫無結果，仍沒一點消息。時間已是下午一時了，笨重的火砲沒有車輛挽曳，竟靠人力推動。在西門外約六十公尺處，有一座長約五十公尺的大橋，橋不迅速通過，一旦敵機炸燬，他們的武器就要受阻了。連長看這情形，便即令弟兄們對火砲向蘇州推拉前進。打算通過了大橋再說，同時派傳令兵持報告趕赴蘇州，請示團長去。但是連上沒有二輪車，來往一百二十里路程，靠兩腿飛跑，也須十幾個鐘頭才能得到答復。彈藥排暫時便只好放在崑山，候車運輸了。

這時不停的細雨，灑了下來，地上佈着泥濘的濕土，「醉八仙」的行軍術，每個人都表演得精彩，七八里的行程，真像使弟兄們疲倦了！「行軍重行行」這句費力的古語，叫他們不勝記起。在通過大橋約一二公里處，他們停下來，休息休息。同時等着團長的命令。恰巧他們在錫惠路所掩護的山野各砲也在這附近，這時敵機竟冒濤雨直撲而來，施放轟炸。工作在田間的七個勞苦農民，被炸得血濺腸飛的慘死了！陣地圍繞了一片，他們如置身在五里霧中，不曉得人力搬曳的火砲，也受了微傷，彈藥也震翻了一面。最焦灼的，是單砲使用的威力，趕不上火網線構成的偉大，更給敵機以有效的打擊，每個弟兄們都感到無限的懊惱！

大概是四點多鐘頭的時候，派赴蘇州的傳令兵，很迅速的回來了。誰都感到奇怪，為什麼三個鐘頭就回來呢？猜他一定沒有到蘇州。但傳令兵却笑瞇瞇的，掏出了團長親筆信：遞給連長——原來他是搭了別處汽車的油。

「報告熟悉，該連整頓損壞，官兵竟能不辭艱苦，以人力搬曳火砲，安全到達崑山，殊堪嘉慰；惟該連係由敵機指揮官指揮，一切修補示劉指揮官，萬勿輕舉妄動，要緊！」

連長有了這團長的親筆信，便有些退還難合了，祇好停下來再說，可是不到一點鐘的時間，一個不相識的傳令兵，快步奔來的向他說：

「報告連長，營長請你去。」

「那個營長？」

「第三營王營長。」

「營長住在那裏？」

「住在離這裏約七里地的鄉裏。」

天展開了黑雲，毛手的細雨，也好似表示「持久」的精神。農村的土路，濘得厲害，連長帶着文書士，限着陌生的傳令兵，在深灰色雨幕布下，左衝右突，吃力的雨腿，累得流了不少的汗水，滴了一莊又一莊，終於到了目的地。王營長一見了他便急切的說：

「趕快將砲同蘇州撤去！」

連長受命以還，即刻趕到連部，對營排長馬，將火砲同蘇州撤退；他就趕回峨山，看看那不能動的彈藥排。夜間起風，大，公路的泥，特別深厚，加強了火砲移動的阻力，營排長帶着士兵將火砲推到了真錢鎮，便停止了。

陳先因其補缺乏，彈藥排及器材大部，在蘇州的西園寺。是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奉了團長命令，由馬排長楊貴運到峨山的。那裏到現在的距離，連砲彈就有三千多發，其他如糧食、工具箱、木彈藥箱、油桶，被服之類，連長當時懶了，他想：「凡是圖發的都帶了來，太愚了。」團長勸作戰，為何不守規則，是在南京營房裏呢？「計算起現在的數量，須十個輕卡車，才能一次運完。在這軍事緊張的時候，又跑去外找得汽車來，他們運輸呢？可是精細的馬排長，他却有冷靜的頭腦，看當時戰局的擴展，運輸工具的困難，已在兩星期前，很精細的搬運了十五隻船，這不能佩服他，未便移的計呀！」

連長一到峨山，就見弟兄們將一箱一箱的將砲彈搬上了划船。在風雨之夜，馬排長努力的扛着預備搬運，他便熱的對連長說：

「連長放心，你走，我決盡我自己的責任，運到後方！」

綿雨雖在儘量地洒佈沉悶，但蘇州河緊集的，嘩，激蕩了空間。狹隘的河中，給撤退部隊大量積重，彈藥以及武器等物，都塞了船行。這時馬排長最困難的，是沒有能征慣戰的划手，引領這危險的行程。嚴東的時機，又在顯上出現，掃射與轟炸激起了船和水的濺，勇敢馬排長，卻從容地指揮着弟兄們，真有打「旗中風雨倒雨」之概。

運到了常州。已經過了十五天的行程。中間因為士兵們聽到槍砲聲，不夠沉靜，失掉了幾個工具箱。還有幾個長壽椅安的士兵開小差了。

連長到了貞義鎮，便聽說鎮頭的忠義橋炸燬了，不能通過，像在他頭上淋下了冷水一樣的難過。馬上跑到橋邊，就見橋上斷折，支離殘燬！這橋的長徑，約莫四十公尺，絕非短時期能够修好。如果這橋無法修好，他們一週來以生命換來的火砲，也要放棄了。他便趕去蘇州，請示團長。

(四)

十三日，前方隊伍湧下來，敵機還個不休。停止在天幕下的曾掛長一羣，因了給養無法採買，都成了兩天的饑虎。那羣，凍得那一身泥團沉重的濕衣，鵝立着，每個人臉上都好像蒙上了一層黃紙。冷的風，冷的雨無情的打來，他們有極不自持地顫動。這時前方下來的小砲，却在一門一門的利用木筏向對河引渡。他們見了就焦急萬分，越發加深了對自己重寶的珍惜，增大了對殘暴的敵機的仇恨；滿腔怒火，隨着彈藥裝起，噴出憤怒的紅光，恨不得立刻毀滅那破壞破爛機械的敵機。他們要用武力來搶修這支離破壞的忠義橋。

下午連長便由蘇州趕到橋邊一看，却並未動工，只有七八個工程師模樣的，在勘察工程。連長就問：

「你們那裏來的？」

「江蘇省建設廳派來的。」

「我們要救出國家寶貴的武器！請你們見諒；限六小時內把橋修好！」

「橋很容易修，不過四小時就可以修理完畢。但最難的，是要木材，現在木材都在蘇州，假若有很多人，幾十根木材，能一小時拿來，明天就可以通車。要是用汽車來運，那就更快了。」

連長想一想，這很容易辦到，就請他們回到蘇州，請團長撥車，先打電話給團長，却很高興的回說：

「這種事情，無論與本團有無關係，為國家民族着想，都應當助的，何況我們還有火砲，不能坐視呢？」

於是馬上派了兩部中車，并十一連士兵協助裝載，拖到橋邊，偉大的一夜工程，便修好一年。十四日的天氣，突然放晴，前方下來的部隊，是負傷的多。這時謠言也更厲害，有的說長蛇山危在旦夕！有的說敵

山已經淪陷。砲聲由遠而近了。曾排長和弟兄們，却仍很沉靜，沒有給敵言動搖毫分。這時敵機又在頭上表演飛行。他們用火力打擊它，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偉大的一夜修橋工程，不幸又被粉碎了！火砲也被炸毀一門了！

一聲一轉轉的敵機，越來越近，他們簡直看不到頭上層的猙獰。一個雄壯的衛兵跟隨着長官，突如其來的對曾排長說：

「這樣大的砲，是什麼砲？為何還不炸燬，留得敵人來威脅自己人嗎？」

「因為橋樑炸燬，不能通過，便停在這裏。這是國家最寶貴的武器，萬不能隨便毀壞。倘敵人知道，這裏的官兵，盡好與火砲共存亡罷了！」

那官長聽了曾排長慨然答復，便點頭走了。

大橋的左側，還有一座弧形的古裝石橋，結實的橋身駝着弓背地蹲在河岸的邊旁，顯得他是時代拋棄了的遺物。橋的西端，有前人雕配的一所奉角廟裏而又已腐朽的忠義祠。近永遠山，長橋古剎，這裏生出了十八世紀的淒落文明，寶貴的遺產啊！快要遭受蹂躪了！

後撤的部隊，因大橋被燬，都改由石橋通過，人馬衆多，擁擠得不開交，敵機便趁這時瘋狂掃射，不少人又爲祖國流下了鮮血！方的砲聲，更響了，公路上忠義橋以東的大小橋樑都被後撤的部隊燃起了一把紅火，眼望着比生命更寶重的武器被阻在橋東的曾排長，雖帶這濃煙的烟火距他們尚有五里五里，可是這比他投身火窟還要痛楚的難受。大軍都緊蹙着眉頭，有說敵人永遠了。有的說就在前面六里的村子上，更有兩個情急的弟兄，想馬上把砲毀掉，免得臨時來不及。費營的曾排長他依情況的惡劣，下了最後的果斷心，急令士兵將兩砲的備用彈，調高鏡，及一連砲管，送到蘇州，又立刻寫信告訴連長。連長在蘇州正千方百計想把這橋修好，可是前方緊急的消息，團長也知道不好，派了劉連長和連弟兄微服的前船，一律趕到忠義橋要托火砲拆卸，用船裝運到蘇州。各連也很樂意的幫助，把炸子借給他們。可是火砲雖拆卸一部份，但基座及輪架，怎樣抬得上那小小的划船呢？這確實爲難。團長的命令又不能不服從，便派了一個官長率領人員划船，趕到忠義橋。

前方上愈趨惡化，如果划船趕去，再因案重而不能戰重的話，那真不敢想像了！要對得起國家民族，對得起一週來爲火砲而生入死的平苦官兵，對得起良心，對得起自己！——連長在沉思，在自言自語，于是他顧不了白